

蓬皮杜

〔法〕皮埃尔·鲁阿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蓬 皮 杜

〔法〕皮埃尔·鲁阿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Pierre Rouanet

POMPIDOU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69

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蓬 皮 杜

【法】皮埃尔·鲁阿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19,000

1973 年 6 月第 1 版 197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9,000

统一书号: 11171·37 定价: 0.89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是在蓬皮杜 1969 年 6 月就任法国总统前一个月由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皮埃尔·鲁阿内是法国外省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政治专栏记者。为了编写这本书，作者曾多次与蓬皮杜直接会谈。本书的材料主要来自蓬皮杜在 1962—1968 年任总理期间对时局所作的谈话以及他本人的自我介绍。

乔治·蓬皮杜(1911—)，法国康塔尔省蒙布迪夫地方人，1931 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1944 年起，在戴高乐手下任职。1947 年戴高乐下野后，仍任他的助手。1956 年，任法国路特希尔德银行总经理。1958 年戴高乐重新上台当总统，蓬皮杜任戴高乐办公厅主任；从 1962 年起，担任法国政府总理，连任至 1968 年。1969 年 6 月，在法国垄断资本集团和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下，蓬皮杜继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表示要继续戴高乐体制，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叙述了蓬皮杜的生平、世界观和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全书着重描写蓬皮杜就任总理以来的政治活动，强调了他在戴高乐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写成戴高乐的必然继承者，因而起了为蓬皮杜当选总统制造舆论的作用。同时，书中也涉及蓬皮杜同戴高乐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暴露了法国近年来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法文组部分同志翻译。为了便于阅读，除原书的注释外，译者又加了一些注释，并注出译者字样，以资区别。

1973 年 6 月

……我的亲爱的，预见一切就等于经受一切。人的行动常常是和他自己所准备的相同；计划可以为证。在我们的事业中，往往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奥弗涅人以执政者的目光挽救了我们。

我向他说：“你是奥弗涅人，但不是目不识丁。”

我看到他的小眼睛里闪过一道敏锐惊人的目光。

他说道：“噢！你可不要相信。”

阿 兰

1923年7月29日

说 明

乔治·蓬皮杜先生还在当总理时，一听到写这本书的计划，就提醒作者说：“无论如何，你的书不可能写出我来。”不管怎样，作者也不可能是他一派的人。

书就这样写出来了。大家看得出来，总理在提防一切错误的解释和任何捏造的指责时，主要想到的是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看法及其后果。

那么，本书的意图究竟何在呢？希望读者看到书名、打开书时这样想：仅是对一个左右法国前途的人的好奇心就足以使出版商约人编写这本书，足以使作者去进行仔细观察。

接着是选择观察的角度。蓬皮杜先生进巴黎师范大学^①时，大学里的文学批评课还在教授“作者本身说明作品”的理论。根据光的反射原理，本书作者认为行为也可以说明人。

我们继续用光学的术语来说，人自己提供的是一个虚像，而从作品中，则可以得到一个实像。从实像中可以得出客观性。

在本书中，作者把这个中心人物——这个国家领导人——对时局所作的谈话，人们对他的看法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的介绍和估价，重新组合一下。

① 一译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本书引用的谈话，有的是在公开场合说的，有的是在私人谈话中对作者或别人说的。我们没有强调使用未发表过的部分，虽然这部分是很多的。出版者的目标是塑造蓬皮杜先生的形象，而决不是炫耀作者猎取奇闻的才能。

为了不使本书的份量过于繁重，我们避免系统地交代每一句话的来源，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出书的时间。由于说话和事情本身的时间距离，一个人对自己的说法往往前后不一致。这是记忆产生的一种三棱镜……这里，光学家告诉我们三棱镜对于光谱分析有多大的作用。

谈话也和酒一样有年代的不同，欣赏者可以从年代的差别上品出不同的味道。因此，希望不要为作者采取了管酒窖者的技术而感到奇怪。年代足以说明材料是从不同的见证人那里得来的。

虽然考虑到应有的节制，但出版者和作者对于提供材料的人不能不表示感谢：不愿意隐名的，我们还是在本书中写出了名字。

我们必须感谢法国舆论调查所。蓬皮杜先生在考虑是否应当打破这个测温器之前，也是常来观察它的。

此外，没有安娜·鲁阿内的协助，本书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过各种徒劳的尝试，只有她这位记者还算是能够及时提供材料和内部消息。由于她处理得当，被采访的人往往成了她的朋友。本书的每一章节，我们都必须对她表示亲切的感谢。

贝尔纳·格拉塞出版社
和皮埃尔·鲁阿内

目 录

说 明

第一章 命运.....	1
第二章 起飞.....	17
第三章 轨道.....	51
第四章 在轨道上飞行.....	121
第五章 返回大气层.....	193
拥护戴高乐派的法国民意百分比图.....	349

第一章 命 运

让·法朗：“您是现政权的王储吗？”

1966年3月28日那天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听到《面对面》电视节目主持人让·法朗向乔治·蓬皮杜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电视观众感到惊讶。假如不提的话，那倒要令人失望了。

到那天晚上为止，蓬皮杜担任总理快四年了。当初笼罩着他的彩色的外衣已逐渐剥落，因而他显得更加魁梧了。他原来雄厚的，甚至落拓不羁的名声，在报纸上，在公众的心里，都已经为他的权威所代替了。

在1966年3月，看来他的权威似乎还能保持下去。戴高乐当时刚再度当选为总统，不过是经过第二次投票才当选的。总理在总统再度当选中取得了加倍巩固的地位。首先是因为戴高乐这次再当选，为执行他的政策的人开辟了继续执政的远景。其次是因为围绕着这次再度当选的重重困难，是由于乔治·蓬皮杜个人的协助，在第二次选举中才克服的。

他终于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依靠1962年以来一直支持他的议会的多数派。

四年前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从此得到了足够的声望，使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他当然要斟酌他的回答。

“您是现政权的王储吗？”

蓬皮杜左拳支着头倾听这个问题。大拇指伸到嘴角，撑开面颊，别人无法弄清他是在加强还是掩盖他回答前的笑容。

但是蓬皮杜——对电视观众来说，他又变成了按照法国政界的老习惯提姓不提名的蓬皮杜，不用绰号，不用爱称，不用对难以接近的人物称呼的“蓬皮杜先生”，也不用广播电台和杂志社包围他时用的那种美国式的亲热称呼：“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特别会用眼睛笑。眼角的皱纹一伸一缩，特别浓密的眉梢一起一落，使明亮的眼神变得温和或者严厉。象别人用手势讲话一样，他用眉毛讲话。戴高乐是用手势的。有一些心情，象愤怒和快乐，用眉毛可以同用手势表达得一样地好，或者更具有表达力：象交谈的乐趣，特别是事先感到对方答话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蓬皮杜脸上立时流露出迫切的期待）以及喜欢控制别人的爱好。有些心情，例如忍耐，也许用手势无法表达。相反地，有些感情冲动，如创作的热情，却需要借助于手势。但蓬皮杜不是热情洋溢的人。

一提出王储问题，电视观众就看到总理露出了笑容。这不是善意的或者快乐的笑容，而是感到有趣的笑容；是一个轮到自己上场，并且感到自己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竞赛者的笑容；是一个看到这场比赛果然不出所料，意识到对方已经进入自己选好的场地，看到让·法朗提出他早已料到的问题的竞赛者的笑容。

“您是现政权的王储吗？”

乔治·蓬皮杜(1966年):“王储,是什么意思呢?王储,是国王的长子,他以这个身份,作为王位的继承人。我看不出在共和制度下——合法的政权来自人民,也就是来自选举——一个人怎样可以当总统的‘合法的继承者’,只有在当选以后才是合法的。现在是戴高乐将军当合法的总统,将来有一天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没有人选举以前是合法的继承人。

“法朗先生,如果您是想说,王储的意思是指如果有一天戴高乐将军终止了他的职务,为法国人民指定一个人选,而这个人就是我本人的话,那么我就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应该向戴高乐去提。但是我不建议您这样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不过这应该由戴高乐本人来决定。

“现在,如果您想要我说,到了戴高乐将军停止他的职务的那一天,我将是那些力图使法国在他所引导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努力保卫他所完成的事业的主要部分的人之一的話,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将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担当什么职位呢?您知道,角色不是由自己分配的。最后还得看命运……”

这个回答,新闻界后来不再提起了。他们至多不过会记住一句显然是推托的话:“应该向戴高乐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建议您这样做。”

虽然那天晚上，在法国人人都在谈论(正象戴高乐说的)继承的问题，但是，公众已经习惯于只等待共和国总统本人亲口作一个有效的表示，这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在总理刚回答的那四段经过精心准备的话里，以后要发生的事已经有一个轮廓了。

首先是，两年以后戴高乐给他“亲爱的朋友”的那份有名的证明书。正象他对他所有的雇员德勃雷、萨朗、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在停止他们的职务时，都发给他们一份证明书一样(只有比内例外，他把围裙扔到雇主的头上去……)。

国家元首按照资产阶级习惯写的那封信，如果再加上一句推荐的话，就等于是工作能力证明书了。蓬皮杜先生早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要求还给他应有的工作权利了。

1968年7月：戴高乐在他的信里希望他的前任总理“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使命……”

1966年3月：蓬皮杜曾经说：“担当什么职位呢？您知道，角色不是由自己分配的……”

当然，一个人当了很长时期的总理，比起不再当总理的时候，更能心平气和地考虑这些前景。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记住，蓬皮杜心里老早就设想这个前景了。

戴高乐心里也有这种设想。

1968年7月：戴高乐避免给法国人民指定一个人选，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承认有可能看到蓬皮杜获得“全国人民有一天交给他的全权委托”。是全国人民委托他，而不是戴高乐本人……

1966年3月，蓬皮杜曾经说：“在共和制度下，合法

政权来自人民，也就是来自选举。”

这里至少证明这两个人已长期熟稔彼此的思想了。

1966年3月28日那天，总理出现在电视上，他当然没有忘记观众中有戴高乐将军和夫人。但是他也没有忘记另外的人，而正是为了这些人，为了观众，他才要求到电视上来的。我们可以设想，“全民委托”的理论，是他从要留在戴高乐思想的轴心上这样的愿望中提出来的，如果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在想获得好感的希望中提出的。

蓬皮杜表现得恰到好处，那天晚上，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表现出他能够深刻理解那个赋予他权力的人的思想。至少是，他推动了那个人的一些想法。

然而蓬皮杜却在观众面前，毫不迟疑地反驳人们对戴高乐怎样考虑他的继承问题的想法。二十七个月以后证明，蓬皮杜反对当时的种种传说，是做对了。不过，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是在回答让·法朗的话里，他超出了政治制度的问题。他已预先描绘出了自己的政治轨道。

他把自己列入那些“力图使法国继续前进”的人们中间。这句话从字源学上说，就是指保守派的思想倾向，这是从最广义的，甚至最高尚的意义上来说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面临重大事件时把这句话在政治上付诸实践的问题。

所有“追随”戴高乐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有这种思想倾向。在这方面，蓬皮杜具有特别明显的戴高乐派的态度。但绝不是戴高乐的态度。戴高乐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要继承某一个人；他仅仅是要让他创立的事业得到继承。

在电视观众的视线之下，在答复让·法朗的话里，寓意最深远的还是最后那句话：

“最后还得看命运……”

这里泄露了两个重要的字，每一次他回顾自己的生平时，这两个字都要重新出现。命运……

以后随着头衔的增加，他更加经常地放胆把这个含有傲气的字眼更直接地用到自己身上。

离开总理府以后几个星期，在经过照例检查后发表的和记者菲利普·拉布罗的谈话稿里，他说：

乔治·蓬皮杜(1968年)：“我超越了偶然性。有时候，命运把偶然撂在后面。”

谁都记得在离开总理府那天，每逢戴高乐派集会都到场的演说家（正象乡村庆祝婚礼时总要有个唱小曲子的老表一样）安德烈·马尔罗^①的祝酒词：

安德烈·马尔罗：“康达尔省的议员先生^②，我为您的命运干杯。”

对被祝酒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字眼。不信请看梅里·布隆贝热写的传记的意味深长的书名：《乔治·蓬皮杜的秘密的命运》^③。1965年初，正当公众开始关心总统

① 安德烈·马尔罗：巴黎师范大学毕业生、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兼作家，同时也是艺术鉴赏家，曾任戴高乐政府的新闻部长、文化部长等职，1970年曾来我国访问。——译者

② 康达尔省属奥弗涅地区，蓬皮杜曾当选为这地方的议员。——译者

③ 《乔治·蓬皮杜的秘密的命运》，梅里·布隆贝热著（共350页，1965年法亚尔出版社出版）。读者还可以参考皮埃尔·维昂松·蓬泰的《戴高乐主义者，仪式与年鉴》（1963年勒赛伊出版社出版）和《戴高乐之后该是谁？》（1968年勒赛伊出版社出版）。

选举的时候，作者匆匆收集了许多轶事，塞进这本传记里。

“秘密的”这个形容词来自写这本传记的记者，因为当时出版界风行的是幕后故事。对此，蓬皮杜曾经表示不满。但是在他和本书的作者的谈话里，每一次都提到“命运”这个名词。

它的意义与宿命论观点绝不相同，与不论是一年的成功还是第二天的失败都一律消极地认为是命运的观点，也绝不相同。

命运不是偶然，命运就是一个人能够抓住种种偶然的机，使它们转而对自已的事业有利的能力。在乔治·蓬皮杜的思想中，命运就是偶然再加上遇到这些偶然机会的人的能力。命运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才能的偶然；而蓬皮杜先生似乎从此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他的才能——如果说得好听点，可以说他的资格——是已经及格了。

对自己命运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后来才形成的。他早在二十岁，在巴黎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赠给自己一个孔子式的格言：

乔治·蓬皮杜(1932年)：“乐天知命。”

已经抓住许多好机会的蓬皮杜先生，从这时起就已经知道等候命运来找他了。但是，每次机会经过伸手可及的地方，奥弗涅人蓬皮杜先生就会抓住机会上马，也不管是否符合自己以前的计划；他紧紧地抓住这匹新到手的马，骑上去作新的一次更为得意的驰骋。

打算，他也有过打算吗？

乔治·蓬皮杜(1963年)：“我没有什么打算，我

认为也不应该有。我看到有打算的人并没有实现。”

他绝不是急躁的野心家。他对未来的欲望是和他的才干相称的，而且对眼前事物的贪馋使他保持了平衡。

1967 年底，蓬皮杜先生达到了一位总理所能达到的相对权力的顶峰，他所有的同胞都明显地看出他已经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他必须问一问到爱丽舍宫去应该走哪条捷径了。他的一个亲密的助手当时私下告诉我下面的话。

一个亲近的助手：“我猜想，他当然在想总统的职位！或许他甚至在想，从此以后河水不会再倒流了。不过他不会急得咬自己的指甲，也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这是一个总是而且首先是满足于眼前所有的一切，满足于他当前正在生活着的时刻的人。现在他是总理，虽然做了五年，我看他还是很满足的。

“您问我，他大概希望到总统府去的路对他开放吧？毫无疑问。但是如果那条路对他不开放，根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他能够等待命运里另外的东西到来，而且他相信命运会带来另外的东西。”

当惊奇的法国人看到蓬皮杜先生从上层进入政界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他的文章里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一直留在很多人的思想深处：他是个拉斯蒂涅亚克^①式的人物吗？

“他确实有巴尔扎克所写的人物的一面”，戴高乐对路易·瓦隆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① 拉斯蒂涅亚克：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以不择手段、追逐名利、向上爬见称。——译者

路易·瓦隆：“巴尔扎克的人物，对！不过不是象拉斯蒂涅亚克，宁可说是象凯撒·比罗多^①更合适些。”

这句话——谁能想到？——竟然传到蓬皮杜先生那里去了。他既没有宽恕，也没有忘记这句话。不过，这种评语值得研究一下。如果只拿比罗多的那种能在各种职位上接连不断地获得成功的非凡才能来比，撇开谁也不认为蓬皮杜社会具有的那种平庸的性格的话，在蓬皮杜的一生经历中，他确实有些象比罗多。

和拉斯蒂涅亚克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一味追求地位，抓住任何机会不放的人。

蓬皮杜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够放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不跳上最后一班开行的列车。但事后人们仍然可以在除了德·拉·巴里斯先生以外^②，谁也不会想到的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刻找到他，既不吵闹，也没有耍弄阴谋，蓬皮杜轨道运行的特点和持久性就在这里。

1944年，人人都认为必须参加积极的地下抵抗运动，才能得到一个政治地位，但那时他却没有参加（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不屑于——这就更罕见了——去获得一份微不足道的英雄主义证书。法国解放前夕，人人都在寻找职位。他却等到解放后第二天，当别人为

① 比罗多：也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是庸俗狡猾的市侩典型。——译者

② 德·拉·巴里斯先生是法国民间传说里的英雄人物。这里的意思是说：只有神话里的人物才能想到。——译者